

# 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外編殘稿的寫作年代

——與時萌先生商榷

樽 本 照 雄

時萌先生發表了《〈老殘遊記外編〉殘稿的寫作年代考》<sup>1)</sup>一文，主張《外編》的寫作早於《二集》，寫於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冬月。

時萌先生所立論的基礎是“《二編》的寫作時間當為一九〇七年上半年”。我也認為這個部分是對的。因為我早已把《老殘遊記》二集找着了，而且知道它發表在《天津日日新聞》的時間是從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七月初十日到十月初六日。<sup>2)</sup>

但是，關於《外編》的寫作年代我的看法與時萌先生不同。

第一，劉厚澤推斷“《外編》的寫作當在乙巳年以後了，或在丙午年（一九〇六）”嗎？劉厚澤所寫的是：“（注：《外編》）寫作當在乙巳年以後了，或在丙午（一九〇六年）。丁未（一九〇七年）是否仍在寫作不可考。但據先父此文第二節注十三看，該年（注：一九〇七）六月《天津日日新聞》尚在刊登，以後不再續寫云云，《老殘遊記》的寫作當止於這一個時期。至於戊申（一九〇八年），現存的先祖日記已無有關寫作的記載，同年六月初即被禍，當然再也沒有寫下去了<sup>3)</sup>。”由此只可以判斷，《外編》的寫作在乙巳年以後而已。一九〇五年，一九〇六年或者一九〇七年都有寫作的可能性。

1) 時萌《〈老殘遊記〉殘稿的寫作年代考》〈文學遺產〉第五七八期，《光明日報》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。

2) 樽本照雄《關於天津日日新聞版的〈老殘遊記二集〉》（日文），中國文藝研究會《野草》第十八期，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。

3) 劉厚澤注釋〔二十七〕：劉大紳《關於〈老殘遊記〉》，魏紹昌編《老殘遊記資料》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四月，第一〇三頁。現據日本采華書林影印本。

4) 劉大紳《關於老殘遊記》，《宇宙風乙刊》第二十期，一九四〇年一月，第二一頁。跟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六〇一一六一頁）有文字不同之處。

第二，由劉大紳的一條注文——“先君初因不愜意於原作，欲改編。繼因閱林琴南氏所譯之足本迦因（注：茵）小傳（商務出版），頗贊美之。惟謂結局迦因投水，殊不能令人滿意，諭紳以須何作法方佳。紳因進言何不續之，先君諭曰：‘續人小說，爲無聊筆墨；如欲重作，我當寫一《迦因別傳》耳。’言後，未數日即起草，而廢外編不作。然《迦因別傳》實亦未寫得若干，今亦遍覓不得矣”<sup>4)</sup>（旁點爲樽本所加）。時萌先生推斷，“劉鶚是先寫《外編》，中途廢棄，以後又重起爐竈再寫《二編》的”。因爲時萌先生把文中的“原作”當作《初集》，所以得到了這個推斷。可是，看了劉大紳的文章，那個“原作”當然都包括《初集》和《二集》。我不得不說時萌先生的推斷不能成立。

第三，《外編》的文字：“目下不妨就把今年的事情敍說一番，却也是俺叫化子的本等。却說老殘於乙巳年冬月在北京前門外蝶園中住了三個月，這蝶……（編者〈注：魏紹昌〉按：這中間遺失稿箋一張，約四百字左右。）也安閑無事。”<sup>5)</sup>也可以說，“今年的事情”不一定是乙巳年冬月的事。因爲中間遺失稿箋一張，誰也不能推測到那里有什麼話柄。

要推斷《外編》的寫作年代，還有更重要的，值得研究的部分。這裏再抄錄一截它的文字；“這回書，因老殘遊歷高麗、日本等外，看見一個堂堂箕子遺封，三千年文明國度，不過數十年間，就倒塌到這步田地，能不令人痛哭也麼哥！”<sup>6)</sup>一九〇六年春天，劉鶚去日本旅行。那年秋天八月，他經過朝鮮又到日本去旅行了。《外編》中說到日本和朝鮮，所以寫作時間應當一九〇六年秋天以後。這是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。

畢樹棠在《關於老殘遊記之續集》里這樣說：“近見人間世雜誌刊載老殘遊記續稿，因想起前在北平東方快報（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）上，有一短文，記此書續集之來歷，其文如次：‘程紹周父執嘗與家君飲，言及老殘遊記，謂爲其親家劉鐵雲在上海所作。并云：初集並非得意之筆，每於閒暇時，匆匆寫數章。商務印書館擬爲之付梓，時往催促。不意出版後，風行一時，遂決心作續集。欲以余（程先生自稱）爲登場人物，余曰，設汝褒中寓貶，我則不甘傀儡，不如由我作數回。鐵雲允諾，余遂作兩回，第三回起始爲鐵雲手筆。余之兩回，言老殘北遊到京師（北平），以後鐵雲敍老殘回魯，遊泰山，遇比丘尼談道，議論精深，爲續集中之精粹。未及問世，復作三集，未竟而被拘，全稿多有忌諱語，乃投諸

火，遂不傳，惜哉！」此文作者署名，只一‘金’字，不知是何許人，所記亦不知是否屬實？惟續集確在人間，且已流傳，至頭兩回是否他人之作，是待知者證之耳。”<sup>5)</sup>

文中的程紹周（恩培），確有其人。程紹周跟劉鶚一樣，也是太谷學派的人。他和劉鶚又是姻親（劉鶚以女妻程子百年）。<sup>6)</sup>引用的文章不但是珍貴的證言而且是很可靠的資料。文中的“未及問世，復作三集”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“三集”究竟指着什麼呢？我認為這個“三集”不是別的，正是《外編》。這意味着《二集》已經寫完了以後，還沒有登載在《天津日日新聞》上以前，劉鶚又寫作了《外編》。《外編》的寫作早於《二集》的發表，所以劉鶚在《外編》中並沒有提到《二集》刊登該報。

由上可以得出結論，《外編》原稿的寫作時間是《二集》寫完以後的一九〇七年上半年。

(Tarumoto Teruo)

原載《光明日報》（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）〈文學遺產〉第五八二期

5) 《老殘遊記資料》第四四頁。

6) 同上第四三頁。

7) 畢樹棠《關於老殘遊記之續集》，〈小說瑣志〉，《文飯小品》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，第三七頁。現據太田辰夫先生所藏的。

8) 蔣逸雪《劉鐵雲年譜》，《老殘遊記資料》第一六八頁。